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四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東夷 東南

琉球國

琉球國居東海古未詳何國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歸後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自義安即今潮州也泛海至其都虜男女五千人還唐宗時未嘗入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詔琉球曰昔帝王之治
天下凡日月所臨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
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綱天
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將兵四
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
閩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華夷復我中國之
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
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

據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其國
分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以尚為
姓遂各遣使入貢
上嘉其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往報禮琉球王遣
陪臣亞蘭匏等來謝十五年
上令内使監丞梁民賜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并織
金文綺帛紗羅共七十五匹山南王承察度亦如
之亞蘭匏等賜文綺錦帛有差時各王爭雄長相
攻擊梁民歸言其故乃遣使勅中山王察度曰王

居濵海之中崇山環海為國事大之禮既行亦何患哉近使者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王其能罷戰息民務脩爾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内生民衆矣天恐互相殘害特生聦明者主之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憫憐今遣使諭二王能體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必祐之不然悔無及矣後又賜三王文綺

紗羅冠服王妃王姪王相亦各有賜於是王遣其
世子及國相之子皆來受學為諸生
上賜寒暑衣服有疾則命醫賜藥　二十六年諸生
乃與雲南生非議詔令皆治重罪　三十一年中
山王察度遣亞蘭匏貢馬及硫黄胡椒等物世子
武寧貢亦如之初王嘗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
書至是亦來貢謝恩
上賜王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户以便貢使行人
來往　永樂初王師襲虜主脱古思於沙漠其子

天保奴地保奴俘至中國
上命徙居琉球其後毎國王薨世子必告於朝請封
弔祭冊立如朝鮮王其子弟來學者例館餼於南
雍卒業蓋欲便其歸也然惟中山王通使不絕其
山南山北二王蓋為所併云　永樂三年琉球遣
使以閹者數人貢於朝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
臣曰還之恐阻遠人歸化之心但請賜勅止其再
獻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
獻媚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
可絕人類乎竟遣還之
聖聖相承録曰臣謂戎狄不可留於中國亦不
可使為閹寺漢有廢立之禍唐有弒主之惡此
皆已然之昭鑒我
成祖繼體守成之初斥而不用遣還本國有不忍人
之心焉謹華戎之辨焉弭異日迷君誤國蠹政
害民之害焉洞燭興亡永絕諂媚豈非防微杜

漸之意哉況五刑之中宮刑為重四刑不過殘人肢體宮刑則絕人種類其慘尅不仁尤甚
成祖哀矜閹寺可謂重惜人命不絕人嗣誠能體天地生物之德者也

洪熙改元國王薨遣正使柴山副使阮　暨給事中行人等官往諭祭并封其嗣尚巴志為王　宣德二年獨遣柴山頒詔　三年國王遣使修貢

五年

上命柴山復往勞之海中感佛光之祥既至作大安

禪寺於海南岸以荅神貺有碑記

記曰宣德五年正使柴山奉命遠造東夷東夷之地離閩南數萬餘里舟行累日山岸無分茫茫之際蛟龍湧萬丈之波巨鱗漲馮夷之水風濤上下捲雪翻雲險釁不可勝紀天風一作烟霧忽蒙潮門渀硑聲振宇宙三軍心駭呼佛號天頃之忽有神光大如星斗高掛危墻之上耿煥昭明如有所慰衆心皆喜相率而言曰此乃龍天之庇神佛之光矣何以至是哉是咸賴吾

将軍崇佛好善忠孝仁德之所致也迨夫波濤亡息河漢昭囬則見南北之峰遠相迎衛迅風順渡不崇朝而抵岸焉既而奉公之暇上擇岡陵下相崖谷願得龍盤虎踞之地以為安奉佛光之所庶幾以荅扶危之恵於是擲水聞香得其地於海岸之南山環水深路轉林密四顧清芬頗類雙林之景遂鑿山為地引水為池捄之陾陾築之登登成百堵之室闢四達之衢中建九蓮座金容於上拱南方丙丁火德於前累石

引泉鑿井於後命有道之僧董臨其事內刻花卉外植椿松遠吞山光平挹灘瀨使巢居穴處者皆得以覩其光焉此酬功報德者之所為也且東夷與佛國為隣其聖跡海靈鍾秀有素矣此寺宇之建相傳萬世無窮良有以也後人有原其事者必指而言曰此大安寺也建寺者誰

天朝欽命正使柴公也遂書以為記

八年文勑福建布政司造舟復命柴山阮漸賜衣冠儀物示嘉勞意迺重建千佛靈閣有碑記

詔曰粵自大明開基混一六合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聲教迄於四海凡在遠方之國莫不捧琛執白而來貢焉時東夷逋居東海之東阻中華數萬餘里水有蛟龍之虞風濤之悍陸有丘陵之險崖谷之危無縣郭之立無丞尉之官汙樽杯飲蓋其俗也雖然亦累獻所產於朝永樂之間亦常納其貢焉洪熙紀元之初遣正使柴山暨給事中行人等官奉勅褒封王爵頒賜冠冕仍遣祭前王使其知尊君親上之道篤仁義

禮樂之本天朝之恩無以加矣當今
聖人繼登龍馭率由舊章　宣德二年復遣正使獨
掌其事蒞臨以詢之則見其王欽巳於上王相
布政於下其俗皆循禮法熙熙如也　宣德三
年本國遣使歸貢於朝迨夫　五年正使復承
勅來玆重宣聖化渤海往返滄波萬頃舟檝之
虞風濤之患朝夕艱辛惟天是賴思無以表良
心遂倡三軍鑿地營基建立佛寺名之曰大安
一以報恩之勤一以化諸夷之善寺宇既成

六年卒事復命迨　宣德八年歲在癸丑天朝
甚嘉忠孝特勅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寶船須賜
衣冠文物以勞之日夜棲跡海洋之間三軍有
安全之歡四際息風濤之患或晝夜見神光或朝
臨瑞氣此天地龍神護佐之功尚其至歟於是
重修弘仁普濟之宫引泉鑿井於宫之南昻造
大安千佛靈閣凡在諸夷莫不向化寶閣既成
佛光嚴整八月秋分又有白龍髙掛以應其祥
良有自也遂立碑記以紀其事使萬世之下聞

而知者咸仰天朝德化之盛而同歸美於前人
因書之以為記大明宣德八年仲冬初二日
天朝欽差正使柴山副使阮昂立
正統八年遣正使給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劉遜册
封國王尚忠　十年琉球國陪臣蔡璇等數人以
方物貿遷於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被獲守備軍
官當以海寇欲盡戮之巡視海道副使章格不可
為之辨奏還其貲而遣之國人頌德　十三年遣
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册封國王尚思達　景泰

三年遣給事中陳謨行人董守宏冊封國王尚金福七年遣給事中李秉彝行人劉儉冊封國王尚泰久　天順七年遣給事中潘榮漳州府龍溪縣人行人蔡哲冊封國王尚德

潘榮中山八景記曰大明統一萬方

天子文武聖神以仁義禮樂君師億兆故凡華夏蠻貊罔不尊親際天極地舉修職貢自生民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天順壬午春琉球國遣使請立世子為嗣君

上命臣榮臣哲往封之癸未夏六月由閩藩發舟天
風自南不数日而抵其國奉宣德意封爵典禮
既行自國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頌
上大恩不已越仲秋八月國大夫程均文達執卷謁
使館請曰文達敝居之東新刱有寺山水頗清
竒命工圖為八景願請登臨留題詠以記盛美
予念去君親客海外萬里方快快於中奚暇及
他事大夫均請之不置因與皇華蔡君克智同
往觀焉既至是日白雲初收天氣清明山色秀

麗有松萬樹所謂萬松山也登山覩松蒼然鬱然堅貞可愛因誦孔子歲寒後凋之語凡與遊者皆與起動心山之東行一里許至軒曰潮月軒軒中四面蕭爽當天空夜靜之際開軒獨坐水月交潔心體明淨有志於當時者得不起高山景仰之思乎軒之佐鑿地為井井上植橘數株泉甘足以活人橘葉可以愈病程大夫取井之義是蓋古人之用心也右則有徑徑石奇形怪狀旁列皆佳木異卉可憩可遊大夫長史諸

君各酌酒奉勸慇懃禮意至再至三因飲數杯上馬至送客橋士大夫愛重過橋須下馬於是各相携手顧謂大夫曰昔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乗輿濟人於秦洧孟子謂其恵而不知為政今均為國大夫此橋之作豈特為送客耶將以濟病涉之民也過橋行數里許至緣江之路時天色漸暮漁舟唱晚但見羽毛之呈祥鱗介之獻瑞極目海天冐次如洗曾不知窮壤間復有所謂蓬莱也由是而過樵歌之谷樵人且歌且

樵歌漁唱乎熙熙乎皞皞乎我國家仁恩遍及海隅太平之象其可忘所自乎出谷但聽劉亮之音洋洋在耳大夫進而謂曰此即鄰寺鍾也因而至寺老僧率衆十餘人迎拜於道予既佳其山水之奇勝且喜夷僧之知禮因令人扣之曰大夫以鄰寺鍾列於八景者僧知此義乎因告之曰此鍾晨焉而鼓夷人聽鍾而起俾之孜孜爲善無乖爭凌犯之作暮焉聽鍾而人俾之警省身心閉門而思過𠍴國大夫命景之義其有益於人

如此僧唯唯謝曰謹當佩服斯訓他若山川之勝景物之善俱未及暇尋雖然程大夫中華人也用夏變貊漸染之薰陶之提撕而警覺之將見風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為衣冠禮義之鄉予忝言官當為陳之於

上俾史臣為録之將以為天下後世道豈但今日三川景物之勝而已哉姑書之以記歲月

成化六年國王尚圓来請襲爵命給事中丘弘往彼冊封之弘既受命未及行而卒後以管榮代之

李東陽文曰國家用夏變夷掃乾盪坤滌濯萬物逮於百年化治功成五服之内藩臬郡縣之所治出賦税供使令者弗論以曁於海外風殊界別以國稱者萬數邇遐者先沾遠者後被冠纓椎髻詩書甲冑梯髙航深四面而至充中庭溢下舘禮部繁於奏納鴻臚勤於奉引相胥勞於通譯自有中國以來無若是盛者若琉球國在海東南諸國小大遠邇之間烟火相望順颰利船七日而至然其始俗以盈虛為朔望以草木

為冬夏粤自古昔未通中國時雖或窮征黷討而賓服無聞我國家號令所列嚮風奔附遂封為中山王齒於載版圖奉職貢者日涵月照潜移嚮華被服冠帶陳奏章表著作詞賦有華士之風焉成化庚寅其王世子當嗣封遣其長史來請命

天子封之中山王賜璽書冠服遣正副使二人致命中山户科都給事中上杭丘君弘實充正使之選 賜朱衣一襲以行六科諸給事皆為行

餞徵辭翰林東陽於給事君同年進士言在不
讓曰於戲給事大丈夫入則居諫爭出則承使
命誠所願為今
聖天子在位賢大臣在列嘉惠於彼外國中山王謹
畏孝順不墮臣節以俟我威命而給事身負荷
之國體之所繫小邦之所瞻後世之所誦習此
焉在給事其克自重感厲精發山動海立以宣
達
天子威德國家之典章式俾陪從暨於閭巷明識遂

順保其初心惟億萬世服事罔敢斁亦罔敢後
於戲豈不真大丈夫哉給事君起曰使者職也
敢不勉於是諸給事雖曰使哉乃遵上供帳三
爵而後別

八年遣給事中管榮行人韓文冊封尚圓為王

十五年遣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副張祥冊封國王
尚真

李東陽贈旻詩曰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
亦壯哉萬里風濤繞七日六年天使此重來麒

麟有服真殊寵意薇無車莫浪猜歸憶皂囊封
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
又送祥詩曰鯨波淼淼接天遥海國塵空瘴癘
消貢賦遠通中服地冊書元自
太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凡使海國以冬至日開洋）北鶻歸時望
斗杓（海舟惟視北斗為的）但使行囊無薏苡嶺頭銅柱不
須標
十八年遣行人左輔頒詔其國輔自號瀛海浪仙
詩才清麗國人悅服

李東陽送輔詩曰尚方新報賜衣成王節金書萬里行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烟火望孤城由來使者關風化覲見朝廷録姓名不用懇懃宣

聖德遠人先賀海波平

嘉靖二年福建提督市舶司太監趙誠奏稱六月廿四日有外夷人八名在於南門欲行進城手執小旗一面內寫稱琉球國人氏因為收買進貢儀物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至於平海地方是夜被風打破船沉淹死三百餘人沓使六名僅有十五

名復生上岸本年八月初三日又據福州府呈本年七月初六日盤獲夷人三十二名譯稱各於舊年二月蒙國王尚真差隨使者馬三魯等坐駕寧字號船一隻前往暹羅國收買貢儀預備朝貢至漳州外洋被風打船破通事頭目人三百餘名俱溺水幸存蔡淵等三十餘名拾板浮水二十九日漂至海邊登岸又據按察司經歷呈稱拘土通事林希昇等譯審得原蒙發下夷稍八人蔡淵等三十二名俱係同船夷人但夷情多詐而近來浙江

倭寇紛擾地境相聯難照常例區處該臣會同鎮守福建御馬監太監尚春巡按御史徐州議日給夷人口粮并撥官軍日夜提防時因倭使宋素卿等仇殺於寧紹差給事中劉穆往勘

上即命押付欽差官處與浙江見監夷素卿等一同審鞫毋輕縱還國致墮奸計　五年尚真薨　十一年五月世子清上表請封

上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祭并封其子清侃等至福建造船至　十三年造完先期清遣長史蔡

廷美過海来迎令通事林歲帶夷稍三十人為侃等駕船在五月初八日解纜開洋洋中偶值逆風船不可往放回數百里後遇順風復往因失針路漂過琉球國交界地方名曰熱壁山遂泊於此尚清聞之差大臣一員帶夫四千餘名駕小船四十餘隻至熱壁將船挽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尚清即遣儀從及文武陪龍亭迎詔勅諭祭文至天使館奉安擇日行禮六月十六日行祭王禮諭祭文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餘載敬天事上誠

不渝宜永壽年為朕藩屏胡為遘疾遽爾告終訃
音來聞良用悼惜遣官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
尚克歆服七月二十日行封王禮詔曰朕恭膺天
命為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
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
在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夙紹顯封已踰四
紀茲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尚清德惟克類衆心
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
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高澄齎

詔往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
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耆
俊臣僚其同寅翼贊協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
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
化共享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又賜新王
勑曰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天道臣事皇
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
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遣正使
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賫詔

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

物爾宜祗承君命克紹先業守職承化保境安土

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一如儀注行禮開讀

以畢設宴款留禮意懇至侃等令儀從迎詔勅出

館尚清令通事致詞欲留為鎮國之寶侃等猶未

允復令長史捧先朝詔勅來看侃等始知留詔勅

為先朝故事况已奉有

明旨始許其留行禮既畢即欲回因海中風浪不測

惟順風而後可行琉球在福建之北去以南風回

以北風故至九月二十日方可開船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日有廩餼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隨行人役皆給口粮使之安飽行時復具黃金四十兩為贐侃等以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用尚不敢妄受況外國之物以大義辭之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稍十人為侃等駕船開船之後二十一日晚颶風陡作將侃等船中大桅吹折舵亦損壞舟人皆震恐無措命工修整得保生還十月初二日入福建省城侃等還朝復命

疏曰臣等切思三代以降聖王不作治化陵夷以
文德被海内者尚不多見況覃[illegible]海外者乎若越
裳氏之重譯而来以中國之有聖人耳琉球國在
海外無慮数千里漢唐宋時皆未嘗内附至元䝉
遣将伐之而亦不從至我
太祖登極首先臣附率子弟来朝此豈區區勢力所
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耳我
太祖悅其至誠待亦甚厚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閩
人三十六姓為彼之役又許其遣子弟入國學讀

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迨今

皇上御極以來制禮作樂聲教四敷彼知中國之

聖人復生故欲竊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之險貢獻益勤請封益篤今日之舉尤出誠懇聞

欽命奔迎於海曲見龍亭匍匐於道周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而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負也臣等忝與使事亦竊尊榮無任感荷慶幸之至國王又遣王親寧古長史蔡瀚通事梁梓表謝并進黃金四十兩酬二使疏曰伏念臣清僻居海

邪荷蒙

聖育封臣為中山王不勝感戴除具表謝恩外今有

差来使臣二員冒五月之炎暑衝萬里之波濤艱

險驚惶莫勞於此臣等小國荒野無以為禮薄具

黄金四十两奉将謝意此敬主及使乃分之宜酬

德報功亦理之常二使懼

聖明在上堅不敢受使臣情不能盡無以自安謹遣

陪臣順賫貢奉伏乞

天語叮嚀賜彼二使庶下情盡而遠敬伸無任激切

感仰之至
上嘉其敬慎命侃等受之侃等辭疏曰臣等奉
皇上之命遠使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臣等至彼正
欲敷揚聖德恪守臣節為中華增重安敢受彼非
禮之餽故筵宴之設必陳方物具書固卻至再至
三書備於使琉球錄中已塵御覽矣臨行以金四
十两為贐堅不肯受彼心不自安冐瀆天聽蒙
皇上鑒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命但奉使奔走乃
臣等職分之常自揣無功敢冐兼金之惠伏乞

皇上將此金收儲内帑或命彼帶回庶遂臣等之初

心而於

君命斯可不辱矣疏上不許辭侃等先是撰使琉球

録一帙進于朝疏曰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

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閲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

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

録録之意大畧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

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禄之變燒毁無存其頒賜儀

物等項請查於内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

亦有年久卷案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於往来之海道交際之禮儀皆無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凋殘而不之知後海道往来皆賴夷人為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為此録使之有所徵而無懼此紀畧所以作也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内外之事如大明一統誌者是已誌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趨下不回[illegible]

舟漂落漈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經過不遇是險自以為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際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則循循雅餙若儒生然在彼数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為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為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蠃虫録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

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眞也以訛傳訛遂以為誌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此質異之所以作也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後臣等學問麤踈言詞鄙俚勉成此録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

史館之採擇是以不避譴責昧瞻進呈伏惟

皇上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不勝幸甚侃等

又心念海神救護請立祠報功疏曰琉球遠在海

外無路可通往来皆由於海海中四望惟水茫無
畔岸深無底極大風一来即白浪如山舟飄忽震
蕩人無以庸其力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祐幾何
而不顛覆也耶臣等往来于海驚險數次皆藉神
明之助得保生還是豈臣等菲德致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感格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
臣等不敢隱其功謹歷數為
陛下陳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時将底其國忽逆
風大作舟遂發漏於是群呼求救於神剪髮以說

誓俄而風遂息舟少寧得保無虞使是風更移時
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囬時遇颶風將大
桅吹折舵葉又壞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来
舟舟得無事當風雨晦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
非神之精靈不可也此其功二也時衆皆知舵當
易而不敢任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衆遂躍然起
易舵風恬浪止倐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
助不可誣也此其功三也有一蝶飛繞於舟一雀
立於桅是夜果疾風迅發臣等懼甚相與發願海

神救我當爲之立碑誓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此其功四也有夷舟進表謝
恩者與臣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風漂回本國至今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八日直底閩江不致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不敢不厚其報在福建時已嘗致齋設醮修廟立碑矣但奉聞之言既出於口不敢有負於心謹撫顛末上瀆
聖聽詞若涉於荒唐心實本於誠懇伏望下禮部詳

議令福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天恩浩蕩而幽冥
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在舜時已有望
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時遣太監鄭和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
加致祭況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百人之命其為大災大
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
上從其言命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

官致祭一次

侍讀屠應埈贈侃詩曰絶域

天王使三年諫省郎星辰傳鳳詔冠冕授蠻王蜃氣

鴻濛合潮聲日夜長錦帆滄海上南望有輝光

其一 南荒饒霧雨窮島接風濤下瀨樓船迥馳

封使者勞夷官趨弁服海色照麒麟袍若道唐虞

際應瞻日月高其二 帝遣辭青瑣乾坤屬壯遊

九霄持漢節萬里赴炎州日抱鮫龍躍天涵島

嶼浮遙憐張博望銀渚問牽牛其三

主事唐順之贈澄詩曰

天王玉冊頒三殿漢使星槎下百蠻冕國至今通象貢樓船何處是龍關海迷南北惟憑日雲起蓬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程還

陳侃使事紀畧曰嘉靖戊子琉球世子尚清表請襲封事下禮部移文長史司覈實申部上請差二使往封如故事癸巳五月至福州造船艦如式以鐵黎木為杝幹閩人不諳海道方切憂之忽報琉球國使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

迓予等長史進見道世子遣問意又道世子慶閩人不善操舟特遣看針通事一人率夷水手至代充其役看針者舶中司指南針者也予等善其来得詢其詳初洪武永樂間使海外諸國者二使頓於瀕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中有艙數區貯器用若干各藏一空柩柩前刻

天朝使臣之柩上繫銀牌重若干兩倘遇風波之惡知不免仰卧柩中以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欲俾漁人見之取其物舁柩置於山島俟後使

者過載以歸予二人被命與閩藩三司計一舟所費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二使各一舟則不惟倍官費抑亦非所謂同舟共濟者也至於藏空柩與上繫銀牌則近来使者無此事縱有之亦無益也令有司不設備甲午三月船艦工畢船之制與江河間所謂坐船者不同坐船上下適均八窓玲瓏明爽開豁真若浮屋然坐其中者不覺其為舟也且出入甚便此則艙口與艦面平高不過二尺深至艦底上下以梯艱於出入

面雖啓小牖亦如穴隙蓋以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艙外前後俱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實可以濟險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竪五桅大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以次而短艙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艙中之器具無不備舵設四具用其一而置其三以防不虞櫓三十六枝遇風徵逆或求以人力勝之大鐵猫四約重五千斤大縴

八每綍圜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為慢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更多備刀鎗弓箭之屬佛郎機二架駕舟水手一百四十餘人護送軍百餘人千户一員百户二員領之通事引禮醫生識字人各色匠役復百餘人人給以銀十二两為衣裝費仍各給工食銀五两三錢五分有奇舊用四百餘人今省十分之二三十

六日予等啓行三司諸軍送至南臺是晚宿於

舟中翼日至長樂長史舟亦隨行中途為淺所

傷臭厥載具狀伏於堦下求援予等欲藉其為

前驅判詞下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緣海衛所禦

寇之舟與之歸適海道與分守都閫諸君繼至

海道亦以

王事為急遂從之五月朔予等至广石祭海登舟是

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連日皆風逆至五日始

發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八日始出海口

風微順波濤亦不洶湧船艦與夷舟相為先後出艙視之四顧茫然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釣魚嶼黃花嶼赤嶼目不暇接兼三日之程而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至夕始見古米山問知琉球境內夷人鼓舞於舟喜達於家夜行徹曉忽風轉而東進寸退尺失其故處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舟來問夷通事與之

語而去是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境十三日風又
轉北逆不行欲泊山麓慮亂石伏於下謹避之
不敢近舟蕩不寧十四日至夜聞舟有聲若欲
迸裂者蓋大桅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抵高
衝風搖撼不可當環忽斷其一衆恐遂折從駭
喧呶亟以釘鉗之聲少息造舟時用釘少又黏
縫不密至是海水滲入數寸以轆轤引水而出
莫能止衆曰不可為矣齊呼天妃而號予與高
君徹夜不寢坐以待旦忽予家人匍匐入艙抱

手足口噤不能言良久曰速求神救船已壞矣予二人莫知所出嘆曰各抱

詔勅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是時惟舵工數人乃漳人漳人以海為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者風濤中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鏬縫而塞之可保無虞矣衆亦知其然然舟蕩甚不能立心悸目眩何鏬之求於是有倡議者曰風逆則激順則安曷若回舟以從順衣袽有備尚可圖也一人執舵云不可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

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夷通事從旁贊之然衆戰慄怖畏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憂旋轉之後舟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巽午風自南來舟不可東又從而北始悔不必待也計十六日旦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柁者曰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可奈何予二人亦憂亟令人升桅以覘云遠見一山微露如角小山伏于其旁詢之夷人曰此熱壁山

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之東三百里若更從
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山泊焉十八日世
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為
從者犒亦有酒果奉予二人通事致詞曰天使
遠臨世子不勝忻踴聞風伯犯從者迷道世子
益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
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予二人愛其詞受之世
子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艦四十艘欲以大纜
引予船前通事白予二人曰海中變出不測豈

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行敢告艫列左右各分纜迤邐而牽行於海中亦一奇觀也晝夜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于移山之嶼所遣法司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月予衆因在舟久鬱隆成疾求登岸避之而不可得泣訴于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人益以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復行至二十四日猶未

克到世子復遣長史来白世子刻期拱候海中
怒風驚濤恐為從者之憂謹遣小臣奉慰于二
人謝之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名曰那
霸港計發舟至此一月矣是日登岸岸上翼然
有亭榜曰迎恩世子先遣陪臣大小凡百餘員
隨龍亭而至候于亭下于二人捧
詔勅安于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龍亭安于中
堂衆官行禮如初繼見于二人亦行禮而退于

二人呼長史問曰世子不迎詔勅何也對曰洪
武禮制凡
天朝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
有違聽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治事
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具酒二壺果盒二架酒酌
于斗進于二人跪曰世子令小臣問候起居于
二人受之飲復獻牛羊菜果於館初皆麾之後
見其誠懇間亦或受每一饋于二人亦遍及于
從者館餼無弗均六月三日報長史冊至境文

越五日始抵國都較之昔舟浹旬始至詢其故柁折帆傾非衆熟于操舟幾何而不葬魚腹也十六日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先迎祭品從廟陳設後用龍亭迎諭祭文世子二人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候於門外戚乎其容儼然若憂服之中也世子二人拱而入至廟神主位東西向子二人位西東向龍亭居中南向世子位南北向宣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面謝恩進廟與子二人

交拜揖至中堂寺二大人南向坐定世子令長子
致詞曰清處蝸角用辱王趾遠臨當圖俯奔謝有
制不敢違越徒懷慚悚今又辱賁先人幽明倍
感敬具清酤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歡爾寺一壺
人諾之酒數行皆親獻坐少頃別去隨遣法司
官同長史至館致詞曰今日勞從者為先人寵
光小國無以為獻具黃金十兩為壽寺二人却
之世子知道乃亦以此況我乎令持去不從作
書與之世子得書不復再饋七月三十日行冊

封禮先五日長史請儀注習之是日黎明世子

令陪臣候於館門之外導引

詔勑往國國門距館二十里介在山海之間路險巇

不平將至國五里外有綽楔一座扁曰中山自

此以往路皆平可容九軌旁壘石墻亦若百雉

之制世子候於此龍亭前先行五拜三叩頭禮

導至國門門曰歡會門內數步即王之宮也宮

門扁曰漏刻門三層層有數級之皆王殿巍然

在山之巔扁曰奉神設龍亭于正中國王亦降

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儀禮畢導于二人至別
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
臣與一國正始群臣四拜為賀臣之尊者親者
捧觴為壽蓋夷俗以此為敬故君臣之間亦行
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之樂翕然齊鳴王
奉酒酒清而烈来自暹羅者醺人不湏一盞于
二人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備水陸之珍然不
能自製也皆假于艦舶庖人為之蓋夷俗無宴
享醼會之事不知烹飪調和之法不過假以文

其陋耳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二人復令儀從迎詔勅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為寶璽書以為寶

先朝詔勅藏之金匱已八葉於茲矣今辱賁臨幸留此鎮國不爾予小子曰底不類為先人羞予二人令啟金匱驗其留否既而長史數人各捧詔勅一道而來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予二人至館王親一人同長史來饋儀物厲色麾之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各取扇布二物以荅其誠

復與一書二十日設宴名曰拂塵蓋凡使琉球
與他國不同安南朝鮮陸路可行使事既畢不
過信宿遍返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日
久與王不免多會會多則不免情褻勢所必至
是宴之設籩豆尚簡不復陳方物但令夷童歌
夷曲為夷舞以侑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
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舉將行復親捧
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自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二十

五日向昏颶風暴雨頃刻而至茅舍皆席捲去舘屋亦撼搖于寢不能寐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無存者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維遣人視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馬盍少待風雨正惡亦不能強黎明往視則王已差法司率夷人數百守于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半夜時至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遥衝風冒雨而行不辭艱險夷之君臣其可感也夫中秋夷俗亦知為節請賞之因得遍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来

有白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記二寺山門殿宇各弘厰壯麗亞于王宫正殿五間中供佛像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綵下用席數重清潔不可容屐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櫻葉類鳳尾四時不改色諸夏所無者徜徉容與塵慮豁然但僧皆鄙俗不可相語彼亦不敢見吾輩亦曉烹茶之法設古鼎於几上水將沸時盃投茶末一匙

以湯飫之火頃奉飲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
迎無暇陪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
情意款洽召諸從人至階下令通事勸飲旅進
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月明如晝
海光映合令輿人緩步縱目所適心曠神怡忘
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給
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此
狡焉不可測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寺正
人亦具核殽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寺正

人餞行布蓮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與舉棹之法皆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為樂但舉棹人皆小吏與大臣子弟各具綵服簪金花雖濡于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焉九月九日復請餞予二人訝其煩深拒之懇請再三後行至則見其食品所列山蔬海錯糗餌粉餈雜陳于前製造精潔味甚適口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也詢之左右乃知前此諸設皆假手閩人此則宮中妃嬪所自製者臨行長史捧黄金四十兩王

言餽贐之禮古今所有非清敢自褻天使其毋辭于二人曰王之餽贐於義可受但于輩承君命至王受此而歸是以君命貨之也悪[illegible]敢王愕然曰天使言必稱君動必遵義清知過矣乃不敢強持泥金倭扇二束贈曰大使遠來此別不復得會夏日揮之或可繫清一念耳于二人受之各荅以所持川扇王喜不自勝因再拜而別十二月癸亥辭官民送者如蟻皆慕漢官威儀有至海濱不忍去者從泊

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岍之石惟風息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待側且致慰詞仍命看針通事一員夷役數人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進表謝恩十八日風少息挽舟出海舟斜倚岍衆恐其傷於石大驚幸前月予二人親督修黏故不為石所傷復停海口二十日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大桅五木攢者既折湏臾舵葉亦壞幸鐵梨木為幹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為命者桅與舵也當

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决無生理相顧嘆曰天意果如此計免者得之矣是時舟人無所用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二人亦為軍民請命叩首不已果有紅光燭舟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息翼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浆廢寢食以待斃不復肯入艙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復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尚可支持烈則將何以救不欲易者曰當

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柰何衆不能決
請於予二人予二人曰風濤中易舵靜則可以
生動則可以死惶惑亦不能決令其珓請于天
妃得吉衆遂躍然起舵舵幹甚重約有二千餘
斤平時百人舉之不足是日數十人舉之有餘
蓋之風恬浪寂頃刻而定定後風浪復惡神明
之助不可誣也舵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
有一蝶飛繞于舟舟人曰岍將近矣有疑者曰
蝶質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

須乎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黄雀立于桅上令舟人飼以米雀如常翕飛下啄盡乃去是夕果疾風暴發怒濤拍天巨艦如山飄蕩僅如一葉梢後距水不下数丈水經過之持舵者衣盡濕艙中受水可知也風急水聲助之如雷不忍見聞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相顧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百神皆為之效職天妃獨不能相救乎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達曉則已見

閩山矣舟人皆踴躍呼舞以為再生稽首于天
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
二日入城痛定思痛凡接士大夫必叙所歷驚
怖諸狀無不為之慶幸區區一人何能得此實
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而
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
哉嗚呼危哉因是而有感矣夫浮海以舟駕舟
以人二者皆濟險之要也官之尊者因非已事

不屑經理船艦之役官之卑者因此難遇惟思圖利侵尅船價為事耳故造作之間種種不如法駕舟之人皆欲乘便貿易竄名于籍而不知操舟之術者予前所述古米山之險其明效也後之使夷浮海者當先擇委有司二員造舟約令隨使往來修整則彼軀命所在利害相關始造必不為之苟矣告之藩臬不從以請于朝可也水手貴精不貴多須擇慣下海善操舟者而用之如此立法則可以節國之費衛衆之生矣

若乃番王領封之說則聲自前輩之使占城者此時正副畏溺不肯放海賺持日久王子不獲已而至中國舘于海濱受封後有司遂乞番王世子遣陪臣來奏請封者當命使臣賚詔勅駐海濱待其来以賜之未獲俞吉嘗稽古諸侯嗣立俱以士服入見天子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覲

天子俾其于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不俾中朝之使遠冐乎險以錫命而小國之君坐享其爵而偷

安允為萬世可守之法也故不惜辭煩而為後
使者忠告
自後琉球商人有漂至瓊州者執送廣州按察僉
事經彥容為請于朝撫恤之歸遠人感德　三十
七年國王尚清薨遣使告哀　三十八年
上命給事中吳時來及行人李際春往行冊封禮適
時來有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狀嵩言其畏航海
之役故生事妄議
上怒廷扶時來謫戍廣西改命給事中郭汝霖為正

使與副使際春同往至福建省城造船遭值連年倭患阻遲海口未得開洋　四十一年五月內海口頗靖乘隙而出五月二十八日在於長樂縣梅花地方開洋閏五月初五日行至赤嶼山阻風二日漂過琉球山一日幸彼處夷人在山梢望知為封船乃發艕牽引圍其境內至初九日登岸到於彼國尚元即遣官及舉國臣民迎導

詔勅至天使館安奉

郭汝霖思賢亭說曰琉球天使館自門而入正

堂三間自正堂引至書房三間余處於東李君處於西房之後丹三間官全輩處之兩旁翼以廊房各六間門書與皂寓焉暑月蘊隆促促數步内玩之人為余弗安也卜後垣空地砌式庬茅塈柱而亭之余因扁曰息思夫人情父相離則思余馳驅

大命何敢言思然舍桑梓涉波濤遠

君親旅外國而鴻賓鴈鳥玉樹芝蘭数月各天索寞音問余安能不用情裁昔謝太傅江海人豪中

年與親知別數日作惡余嘗竊歎其懷陽明子曰七情之發過處為多余又思夫情之過而惡也斯亭之登頽以息焉圖書在前琴瑟在御以吟以咏以絃以歌庶幾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在異鄉矣

汝霖等擇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禮六月二十九日行冊封禮封詔曰朕受

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之是循其於錫封之典遐邇均焉爾琉球國遠處海陬聲教

漸被修職效義閱世已久故國王尚清顯荷爵封
粵踰二紀茲者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其象
賢衆心歸附是宜承紹國統特遣正使刑科右給
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往封
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
守禮度益篤忠勤凡國中官僚耆舊尚當同心翼
賛以佐王餘躬勵行用保藩邦庶幾無疆惟休故
茲詔示咸俾悉知復賜
勅曰惟爾先世享有爵封恪守海邦職貢罔缺爾父

尚清事上㳟茲者薨逝訃聞良用嗟悼爾爲家
嗣國人歸心宜令掌乃國土特遣正使刑科右給
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封爾
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
服膺君命圖紹先業秉禮循義奠境保民以副朕
懷柔之意封禮既畢仍乞留詔勅汝霖等如制辭
之十月初九日登舟風阻哪霸港口至十九日始
得開洋二十一日在洋中折舵既而得全十一月
初二日歸至福建省城其琉球國王尚元遣王親

原德長史蔡朝器等另駕一册隨同上表謝
恩亦以初十日到于福建海口汝霖等還朝畢事疏
曰臣惟唐虞三代之盛四夷來王漢唐以下雖有
屬國叛服不常琉球在海島中乃能末堅一心歸
化無渝臣等到彼供應廪餼趨走承順如郡縣然
非
聖朝文德漸被之極何以致此我
皇上十三年既册其父茲者又封其子
聖壽萬齡

天威萬里視

祖宗有光而軼唐虞三代不二矣臣等雖當海鷩風波之險猶得周旋使事之榮臣無任感荷欣忭之

至

郭汝霖重刻使琉球録曰嘉靖三十四年六月琉球國中山王尚清薨三十七年正月世子尚元差政議大夫長史等官到京

請乞襲封王爵禮部以請勘俱係彼國官民乃不復

行勘奏

請如故事差正副使二員賫

詔勅皮弁冠服往時科中應行者吳君時來行人司

則李君際春也

命下二月十六日矣部咨翰林院撰文各衙門造該

用儀物延之三月終未行而吳君有戍事汝霖

乃同李君承乏焉四月初二日也部中監前畏

避之嫌促日起程霖等亦以

重命不可再緩遂請

詔書易名改賜品服初八日慨然辭册南下七月初

抵江西地方霖意海警連年事須巧速因一面差人至福建布政司令作速委官伐木造船九月中親至閩坐督刻次年春汛必行禁地方多事賊報交馳當事者已疑不能必往又皇皇剝膚之灾而視外及為稍緩管工官亦泄泄於是船自十一月起工至次月四月僅完其半賊報緊急不俟工完四月初四日出塢尹恭將令百戶嚴繼先等接至鎮駕守十一日午刻方至鎮未刻賊已接踵相望數里不為所奪倖也亦尹

之力也是年倭奴輳集福州城外爾數萬城門閉者三月余等亦日日上城同有司廵守先是戊午冬琉球世子差来迎迓長史梁梪等住柔遠驛盡為所掠六月始得脱逃七月終各役奔命者漸復欲召之行而風汛過矣聳息轉聞琉球三十九年正月蔡廷會等来修貢傳其國有領封之情呈文該司該司以時事艱難國體所係遂為轉奏本下部議以舊典難遽變俟海警稍寧必期渡海終事時勘合到遲將届六月倭

寇伺候海中者又比比予召漳州火長舵工等役中途又為賊阻各役依山緣徑而來動經月餘至則又七月矣前船既有傷損又住內港烏蜍叢生烏蜍者生於淡水則墜於鹹水生於鹹水則墜於淡水也一至海則垂垂而墜船板精華其為所蝕油灰不能復住水從罅隙而入何可止也余時與諸司議但挾數十人從夷舟往夷舟頗小舉動敏捷既不為賊覬覦又可藉以濟事有司固執以堂堂

天朝為此舉動何以威臨四夷若事不易濟寧修船
俟時無得而論欲從權濟事亦須
上聞不然他日誰任其咎余時聆諸君正論亦不能
奪且念事體重大人役頗多又非可一人儆服
行者於是內愈熱而情益苦李君廼曰既不能
行毋徒躁動不若專意修船靜俟地方事大非
一手可掩他日當有人諒也余然之次長船工
等因呈乞有司改造前船八月再定艙至十二
月畢工出塢越嘉靖四十年春二月予遂召集

漳州等處各役亦先期来余欲挾之先出海口而守各役謀以海口風濤難泊公若往内各兵船亦往各兵船往而内港虚矣不然探聽消息有急而行可也三司諸君亦曰既不能出内港豈能出外洋乎今歲傳聞賊或不至内地姑俟之蓋大船出内港水淺必朝平而後行日不數里自南臺而旺崎而閩安鎮而广石須十數日而後至定海梅花開洋之處滯重逶迤謀犯之者其力易及封舟之不能速行為此也若洋中

汪洋浩蕩于固知他舟不易犯即犯之舟封之威可施夫萬里之外洋猶可無慮而數日之内港乃能阻人聞者豈能知之守至四月忽值内地廣兵之變既平定長樂又報福清之賊歘又傳福寧之報余于是朝而側目夜而側耳聆聆然日守一日惟恐報鼓之聲也五月初六則有賊二百餘至閩安鎮之下江時各役告請行粮余亦牒有司漸次散給兵道楊君來言曰今事急且不論行即船將如何守欲發之閩安鎮駕

守文巳近賊欲行張漢入守閩安鎮又曠無人予曰各役巳散行粮行期旦夕若復動搖人心解散豈能再集百姓官銀到手寧不支用不行而復追之敲朴日繁矣楊君曰事果難如是予因曰君來自部中莫謂予等有畏避之嫌今可目覩之具今乃一小報前兩年遑遑時刻緊急不同何如也盖船既重大惟行之難而造之亦難不惟造之難而守之亦難三者惟地方無事者可也若如巳未年賊旗既到上下紛擾雖

委造官皆奔走守城之役廠中材料又誰復查理當其時非亟亟於收拾纖毫豈可望耶後來改造諸料猶得應用亦必有自矣至于守之難者謂一於用不行者則踐踏震撼視舟全無愛惜之心一于用同行者則水木鬱蒸行時必多暴露之疾余不得已乃叅而用之令其輪班更迭將就全事閩安鎮初六之報令許嚴等牽船前十餘里又行張漢與嚴繼先陳孔成馬魁道等嚴密偵賊向往又請于軍門劉公令張漢若

有急即自座守既賊乃從下江口由長樂松下灣入福清而船始報安馬五月十九日船至長樂取水與李君二十五日起行撫按三司餞於南臺府縣別于新港二十六日辰刻至長樂時自二十三日起連有南風各役以二十九日夏至恐風尚未定三司諸君送者仍欲守候予曰天時難測今已南風又疑其未定而欲俟其定何時乃定且夥長輩皆予所需以決事者今臨事率不敢擔當事在一人信矣遂決而行二十

七日至廣石二十八日祭海登舟別三司諸君二十九日至梅花開洋幸值西南風大旺瞬目千里長史梁炫舟在後不能及過東湧小琉球三十日過黃茅閏五月初一日過釣嶼初三日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風即可望姑米山矣奈何屏翳絕驅纖塵不動潮平浪靜海洋大觀真奇絕也舟不能行住三日初六日午刻得風乃行見土納巳山土納巳山琉球之案山洋路從姑米山而入正也時東

南風旺用舵者欲力駕而東勢既未捷至申刻乃見小姑米山小姑米山在琉球之西稍過即熱壁山幸而小姑米山夷人望見船來即駕小艓來迎有二頭目熟知水路且曰既不能從大姑米山入何可傍內納巳山而入其中多礁子等聞之駭二頭目一面令夷船入報渠遂另在余船道駕從小姑米山而入且云得一日一夜之力即未攄登岸可保不下熱壁山矣予等厚賞賜之晝夜趕行初七日未刻望見王城那霸

港焉然東風為多相隔僅五十里不能輙近世子遣王親問勞致牲菜酒米詞恭禮肅法司官夷舟五十餘集封舟前舟舟一老人鬚眉皓然見封船皆踊躍呼拜欲用先年輓入故事而風勢方旺至次日法司官督衆益嚴誓以不即挽登岸倘有疎虞必先開肚余屢慰曰風豈人力能勝船已至此不勞再急然竟亦不能行至初八日午刻有衝風暴雨予曰可整舟挽而行諸人疑之既而果行初九日辰刻遂達岸焉蓋風

旺三日而復暴急亍憶其必將止若暴先發則
旺勢未衰此理之常何足疑哉既抵岍三日後
有傳賊船從其境上過者盖逢力小大洋中自
不相及初九日登岍迎詔勅至天使館世子日
遣長史大夫等官叅謁導從巡警俱如中國之
儀三日遣王親一員同長史大夫問安廪饟俱
仍舊量稍行匠人日米一升半乾魚四兩畧有
海菜外給錢五文買蔬菜問候之日俱有猪牛
羊等各官廪給口粮者又差盛始暈稍疑錢太

必乃查之舊案無增也夷人篤於守舊而客者
不無厚望且羸之不同時下民豈能盡量至世
子各官之意則恭而有禮矣世子文嘗問其臣
曰令者天使勞涉比之往益不同吾欲先一快
覩以遂仰瞻之心何如法司等力以舊章止之
六月初九日祭王世子敬戚之容宛乎可掬王
既得諭祭之後世子仍令其國僧修佛事以伸
追慕至二十九日乃行封王禮厥明世子遣各
官候於館門自先王廟列儀衛巡警導引至國

門外世子拜謁衍導詔勅至王殿嵩呼拜舞皆
先期習熟世子見詔勅儼恪益加禮儀卒度亦
如原録所云群臣將事無不肅是日履王位該
國臣民行朝賀禮余等退居西堂王率群臣謁
叩設宴饌盛樂繁事竣乞留詔勅余等令其捧
前此
聖製來驗因如
旨錫之王與群臣讙呼拜謝至七月十九日設拂塵
諸宴八月中秋設觀渡宴作書辭之曰蓋聞酒

以成禮不繼以涖義也霖等欽奉

上命前來佳禮既行華筵亦既洽矣茲又辱過招無

乃大繁予敬此以辭向祭封之日兼承屢蹄之

惠雖王中心致敬之誠而辭受以義又使人素

有成規而不敢失者也敢并全璧伏惟以德相

愛以道相處共守

天朝之大閑安臣子之大義而不區區於儀物之末

幸甚十八日王乃躬至使館相訪亦如舊畧備

筵款之併及群臣從者九月十九日王請餞行

亦具黃金四十两為賮余等嚴却之次日復使
法司大夫長史等官持来辭甚懇惻復作一書
今系隨各官往還之日封冊瀕行領宴感惠
長蹄巳嘗面辭矣茲辱法司大夫長史等復来
夫承筐是將雖賢王好我之誠而不受篤實
使人自守之矩且
天朝清議光昭非禮授受具有明辟余雖欲於王如
朝廷之大法何惟王知所以愛而剋其非所以
愛可也傳有之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王

其念之王得書不復令人來強是年九月十九日立冬舵工等擬必北風盛發然數日竟未有十月初五日颶風發後乃以九日登舟圖回往者封船既至琉人亦招集各島戎船以觀天使為名實亦因之滋貿易也是年則琉人務假防護之名時雖有商舶一隻亦遂出之而各役所帶纖毫行李俱不能售於是盡舉而歸之琉人琉人故蹬而賤之而各役之情苦矣登舟之後方圖舉帆而颶風雨驟至阻於哪霸港口港口險隘

僅容一舟稍有偏側船轍不保船之兩旁繫以
大纜至十五夜右纜忽斷陳孔成見之忙吹號
舉砲夷人二千餘來加鐐牽轉再加新纜船乃
得安十八夜天忽朗霽月光如晝四更時諸人
與夷官稍乃導出港東北風旺舟行如飛二十
日午後忽有黑雲接日宜霧四塞舟人懼曰此
颶徵也須刻果颶風至守之益慎至夜二鼓霹
烈一聲舵已去矣舟遂大顛吳宗達等遂落大
逢舉舟哭聲震天黑夜無措余乃速止日即如

此命也哭何所濟時陳孔成擇漳人僅五十將
各艚所載重者一面丟拋一面令李子顯等倡
言舵雖折尚有邊舵決保無虞容其等漸處余
諗曰靜以禦變極是但舵何時可換吾不舉大
蓬但張二蓬三蓬任其漂流至後可補鍼也陳
大韶魯宏俱向從陳高過洋者来大言曰往年
亦如此然往年船不固今此船固往年船發漏
無邊舵今不漏有邊舵往年折舵并折桅今桅
尚存余聞其言心亦頗定然播蕩反側無頃刻

寧幸而天明促之換舵而風勢愈烈余石孔成
来曰事將柰何孔成曰海中行船此事所有但
持之觀明日如何至次日風又不息余乃口為
文令吏陳珮床前書之以檄天妃適一晨刻風
稍定始得換舵舵既定諸人頗有生望但牽舵
大纜塊之自尾至船首者又忽中斷則海水鹹
厲繩纜不能久舵工等又懼舵不能穩稍擺動
金口開船分兩片矣此尤危也乃用銀重賞一
夷人係其腰令之下海接之竟不能接吳宗達

來稟欲穿二艙三艙透繩繫舵而不能決余聞即槩然是之乃鑿而度繩舵始得安蓋艙近繫繩比之兜肚遠者其力尤大行之至二十六日許嚴等來報曰漸有清水中國將可望乎二十七日果見寧波山歷温歷台閩人未能盡曉漸中山嶼疑迷莫測仍懷憂思至二十九日忽至福寧見定海臺山心始安焉從五虎入十一月初二日入省城追想前述為之惻然士大相會莫同再世往讀陳高使錄說者皆謂其過余亦

疑之至是親歷知其字字不虛且中間險苦尚有筆楮不能盡者嗚呼痛哉

霖録又曰是年閏五月初四日至赤嶼無風舟不能行當晝有大魚出躍從者謂如一舟然旁有數小魚夾之至暮舟震撼衝擊莫知其故自艙上觀之則風浪靜而舟之顛危次日愈甚余與李君目眩心悸召長年問之皆謂無風而船如此事誠可恠所嘉者船力勞壯堅固决保無虞慰安余二人既退余使人偵之則皆稽首天

妃之前禱矣中夜顛危益甚李君曰事將何如余曰造船用人乃人事之可盡者此以外豈復能與且余二人所捧者朝命也
皇上德被幽明海神必且效若時余二人既不能安枕中夜見忽有明光燭舟舟稍安嚴百戶舵工等俱得異夢六日辰刻夥長舵工請余二人拜風且謂有所愛之物可施之余思出京時曾有人惠金光明佛經又舵工陳性能作綵舟以禳余曰事無害於義從之可也余二人官服以拜

口為文以告道人等用經與綠舟尋之艙口祈
之而風忽南来諸從者尚未問謝天妃之前歲
仰呼曰風到風判遂滿蓬而行至初九日登岸
神明之既顯矣又按十月十九日開洋回國東
北風狂至二十日午刻忽有麻雀一隻宛宛来
泊艙蓬隙大諂等見之即心動曰此神雀報信
又徃年隙高一爺回時之兆倏忽間黑雲接日
冥霧四塞冷雨嚴風號呼大發余令吳宗達等
謹備之行至夜一鼓舵忽折去舉舟哭天而叩

天妃余亦叩首入妃告曰此華夷五百人性命豈可易易至天明風連旺不止舵不能換二十二日辰時余眩暈甚矣蓋五日不一粒生死余亦已決舵外渠是五百人尚不能忘念乃召書吏陳璣兒輩扎床前余口為文授之令書以檄天妃前舟中雞鴨牲口之類尚多余問之庖人曰不知何時靡孑遺矣惟一鶩尚存余令宰之告曰臣等欽奉

上命冊封琉球仰荷神祐公事既完茲當歸國洋

折舵無任驚惶惟爾天妃海岳皆國家廟祀正神茲朝使危急華夷五百生靈所係豈可不施拯救若霖有貶心之行即請亟之於床無為五百人之累若尚可改過而自新也神其大顯靈威俾風恬靜更置前舵庶幾可以圖全神其念之毋作神羞既祭後風稍息諸人亦求珓於天妃許之遂易新舵諸人大發願心祈修醮典余亦許歸朝奏請如例遣祭舵工陳興珙又善降箕乃用李君一家僮併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

書曰有命之人可施拯救欽差忠好娘媽保船都平安也嗟呼兇神宜邈談者未有不疑然此四無邊岍之中宛蒻隻雀何從而來易舭之後又一鳥常摽於桅尾何從而來孰謂世間事可盡以常理臆決哉到岍日凡諸人祈許余令一一修還所謂毋使行負神明何敢以險既平而遽忽諸

郭汝霖等復新天妃廟于广石勒碑為文記之霖广石廟碑文曰广石廟廟海神天妃者也天

妃生自五代含真蘊化發為明神歷元迄我明
顯靈巨海禦灾捍患拯溺扶危每風濤緊急間
現光明身著幹旋力禮所謂有功於民報崇祀
典而广石屬長樂濱海地登舟開洋必此始廟
之宜舊傳自永樂内監下西洋時創焉成化七
年給事中董旻行人張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
三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感板異復新之板
上所書即董張新廟月日也
皇帝三十七年琉球世子尚元乞封

上命汝霖充使往而副以行人李際春余承命南一
長老多教余致敬天妃之神弭節閩臺造冊百
凡按陳高使録行惟广石廟遭倭冦焚乃耆老
劉仲堅等聞余至亦来言廟事余檄署篆孫通
判大慶考其遺趾并材料工價值百金往陳高
捐俸二十四金助余與李君如之往從行者各
歛銀一星得三十两餘今則從行者尚未定名
往長樂民力饒可以鳩工今則連年有兵務往
劉知縣尹邑又今孫乃署篆且未久也於是乜

十余金無從得余因言於代巡樊公斗山樊遂標罰贖餘成其事且命通判速工請記於余不兩越月廟貌丹新巍然煥然瞻趍有所人心起敬他日飛航順便重荷神貺者樊之功哉或因是以鬼神事質於余余曰是說也薦紳先生難之矣考孔子曰敬而遠夫謂之敬必有以也謂之遠特不專是以徼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鄉人儺朝服立阼階孔子豈無見耶而初學小生稍談鬼神則冐然稱茫昧避諱瀆譏及遇毫

髮事轍俛首叩禱不暇果能知事人等鬼者乎

今夫航海之行尊

皇命也一舟而五百人在焉彼溟洋浩蕩中無神司之人力曷能張王學者知是說則知予非惑樊非徇而是廟之祀可以勸諸将来樊名獻科字文叔浙縉雲人其巡閩也酌時機務省約而事之關體要者獨無所惜云

祖訓中載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別小琉球不通往来未嘗朝貢則今之奉勅封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

國也其國政令簡便雖非如華夏之嚴而亦有等
級之序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預政事次法司官
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之
官司訪問皆上官而為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
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為文職者
也王日視朝自朝至于日中昃陪臣見之皆搓手
膜拜尊者親者則延至殿中賜坐飲酒卑疏者則
移時長跪于階下凡遇

聖節正旦長至日王率陪臣具冠服設龍亭行拜祝

禮至於賦歛則寓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
倫王及臣民各食分土故酋長咸遵理不科取于
民至於有事如封王之類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以
供天使者則暫征之不為常例雖無曆官及陰陽
卜筮之流然亦諳漢字而知正朔至於作詩未必
盡效唐體而弄文墨參禪乘者間亦有之盖文漸
文教非復曩日之純陋也其俗男子蟠髮作髻于
項之右凡有職者貫以金簪漢人之裔髻則居中
供以色布纒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緑者又次

之白斯下矣于首亦纏錦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
道服每束大帶各如纏首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
無貴賤皆着草履入室宇則脫之蓋以跣足為敬
又席地而坐恐塵污地故王見神臣見王及主見
賓皆若是也惟接見天使則加冠且履行揖遜之
儀然疾首蹙額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婦人黥手而
為花草鳥獸之形首亦無髻髮如童子之總角在
後不知足而為之屨男女皆可用也沵富室則以
蘇席襯屨底少加皮緣即為美觀上衣之外更用

正幅如帷覆于背見人則手引之前蒙其首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細且長取覆足也其貴家大族婦女出入則帶箬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蓋男未嘗去髭鬚戴羽冠女未嘗有布帽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産乳必食子衣之事如紈袴所云也父之于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必異居食無用匙筯得異味先進尊者子為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俗以中元節為重自七月十三日起二十六日但晝夜男女皆雜往來不禁宛

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腐肉收其遺骸布帛纏之累以萱草襯土而殯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為小牖戸歲時祭掃則啓鑰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故商賈不通標掠之事間不能無然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重則開肚次則問守別方犯者故少（志謂其性好標掠）雖設榜夾之刑而多不用朝貢往来俱乘大舶海邊漁揾亦泛小艇未嘗縛竹為筏也人善泅水有刳木為舟者如猪食兜兩

三人處之橫海中顛風巨浪不懼水泛則覆出之而後棹焉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為尸祝經二夫者則不復用之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来王率世子及陪臣皆稽首百拜所以然者國人凡欲謀為不利神即夜以告王王撲滅之昔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禁其舟易水為塩易米為沙旋亦就擒惟其守護茲土威靈赫然是以國王以下人皆敬事之尸婦名女君首從三五人入王宮中遊戲各戴草圈而携樹枝有乘馬者有徒行者一唱百和

聲音慘哀來去不時惟那覇港等處則不至以此地人多非良及家有漢人故耳此則真有而殺人祭禱之事則無也
郭汝霖曰是年封王日四更時女君果降將五更即散矣凡我通事及庖人聞其聲嗚嗚然
國王之宮建于山巔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多聚髑髏之說門外有石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不設塹揷棘以為險殿宇

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為奇國之山亦無翠麗大崎斧頭重曼四名形勢卑小不高林木亦不茂地方多沙礫田土薄瘠民間耕種亦鹵莽未見糞多力勤者是以五穀雖生而不繁碩馬牛羊雞豚之類多瘦削不堪用氣候亦不常熱雨過即涼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為之名曰米奇非甘蔗所釀其南番酒則出自暹羅釀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皆令習讀中國書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其餘但從倭

僧學書識番字而已古畫銅器非所好惟好鐵器與木綿蓋其地不產此二物民間炊爨多用螺殼女工織紝惟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必易自王府然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地不產金亦無黃蠟通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折百殆如宋季之鵝眼錢也曾聞其國用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海巴之猶類乎貝哉人甚重財帛即夫婦亦各私其財或相忤則各挾所有而別處數日乃復

其家男婦唯嗇于衣食日食不過飲一二碗畧充饑而已魚肉之類絶少用故賤而無售者大抵其俗儉而不勤也其山曰黿鼊嶼國西曰彭湖島國西近福興漳泉四郡界天氣晴朗望之若霧其川曰落漈水至彭湖漸低漁舟多漂不回錄中謂無此水其產鬪鏤樹似橘寄葉硫黃胡椒熊羆豺狼鳥則鷗鷺鴿鵝之類亦間有之其貢馬硫黃蘇木胡椒螺殼海巴刀生紅銅錫牛皮摺子扇磨刀石瑪瑙烏木降香木香其地在福建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南來必孟夏而去必季秋乘風便也其

貢二年一期每船百人不淂越一百五十人其道

由福建達于京師

按琉球之承德維藩雖不克如朝鮮之每歲遣

貢而亦恪恭不二其陪臣之子弟來入太學觀

光習禮者迄今不絕可謂守王章重文教者矣

萬曆改元適國王尚元卒今世子尚永告哀請

封

上命禮部照例行勘則詔使之行固將有期而浮海

之録亦且更新矣乎